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创作成果展示

贵州女人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创作成果展示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创作成果展示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创作成果展示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00K00.com.cn和/或www.B00K00.com)下载的作品，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博库公司(B00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 / 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00K00, Inc.)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00K00”，“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00K00, Inc.的商标。



总序

古继堂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文学大师如屈原、陶渊明、杜甫、李白、白居易、苏东坡、鲁迅等，早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以清贫保洁白，以痛苦护正义，宁可挨饿也不为五斗米折腰。台湾作家陈映真、黄春明等继承了这个传统，每次研读他们的作品，都令人敬佩不已。

被公认为“硬汉子”的陈映真，是台湾文学的一面旗帜。从六七十年代以来，台湾几乎所有的文学论争，陈映真不仅大都以主角的身份参与了，而且始终高举中国文学的旗帜，坚定地站在推动历史发展和时代潮流前进的一边，光明磊落，大义凛然，面众矢而无惧色，临危难而不后退。不管是乡土文学论战，台湾文学前途和定位的争论，还是与分离主义思潮论辩中，他都既理直气壮，又以理服人；既不向恶势力退让，又不伤及善良但又一时不够清醒的人们。在这些文学与政治混杂的论战中，他始终把谋略和胆识，坚定和灵活结合起来，表现出大将和统帅的风度，常常使得他的对立面，也不得不或明或暗地表示出对他的佩服。陈映真无穷无尽的力量的源泉，来自于正义和真理，来自于任何人都不能、也无



法否定和轻视他的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就。陈映真大学时期，是学西方文学的。文坛起步之日，也受到过西方现代主义的某些影响。作品中反复描写的死亡主题和某种唯美主义色彩，便是这种影响的表现。但即使是死亡主题，由于陈映真具有较为积极的人生观，与现代主义文学常见的纯粹颓废性的死亡主题，也有所不同，它总是带着人生的积极的启示意义。即使唯美主义倾向也有区别。陈映真的唯美主义色彩，合有强烈的美的感染力和积极的美学价值。短篇小说《我的弟弟康雄》读后，就像掀开了美感的喷泉，令人久久品味不尽。难怪女作家三毛说，读了《我的弟弟康雄》，才知道什么是美。陈映真被认为是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作家，此点我有同感。台湾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作家不止陈映真一个。在有的作家作品和言谈中，有时也流露出对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的某种认同。这种认同，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代表的真理和体现的美好理想的喜爱。陈映真的社会理想，比如反对人剥别人，人压迫人，同情弱小民族，同情苦难的人民，主张人类平等；他的社会学理论，比如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出发，去分析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本质等，的确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应和。他的这种理论密切指导着他的文学创作，并且体现为他作品的重大主题。从1967年至1973年，他蹲了七年监狱。但这七年监狱生活却使他成熟，正如两句新诗所云：“黑



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陈映真出狱后，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他的目光更加深邃。他的创作题材和主题，由内向外辐射，紧紧抓住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进行深入揭露和解剖，创作了一系列台湾文学中破天荒的重型作品，如《夜行货车》、《云》等。这是台湾文学历史性的重大收获。这些题材新颖，内涵丰富、主题深邃、气度恢弘的作品，矗立成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高峰。进入 80 年代之后，陈映真的作品虽然越来越少，但屈指可救的几篇作品，如《山路》、《铃铛花》、《赵南栋》等，却因独特的题材和深度，构成了陈映真创作的又一个新的阶段。这几篇作品中，《山路》有着山一般沉重的份量。这是一篇十分优秀的政治小说。作品的女主角蔡千惠，一天从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后突然病倒，病情十分严重，但病因却无法查出。直到故事结尾才真相大白。早年她的情人革命者黄贞柏和战友李国坤突然遭到逮捕。李国坤被杀了头，黄贞柏被终身监禁。这悲剧是蔡千惠的哥哥出卖造成的。从小向往革命的蔡千惠，为弥补哥哥对革命的罪过，毅然以少女之身充作李国坤烈士在外结婚的妻子，经过漫漫山路的跋涉，来到李国坤的家，当牛作马照顾李国坤的老人。老人去世后，她又以嫂娘的身份，把李国坤的小弟弟李国木抚养成人。李国木夫妻也像对母亲一样尊敬蔡千惠。这个人世茫茫中多少人的生命早已转化成了历史；历史仿



佛也变成了不变的陈迹。但蔡千惠怎么也没有想到，那成了陈迹的历史，竟然又跳起了生命的浪花。报纸上那则消息讲的是终身监禁的少女时期的情人黄贞柏，竟然从那历史的死灰中活了过来，被释放回家了。蔡千惠百感交集，万念窜动。年老之身难以承载这悲喜剧的撞击，于是一病不起。当她死后，人们从她的遗物中发现一封写给黄贞柏的深情的信，才弄清原委。这篇小说不仅故事生动曲折充满悬念，而且始终涌动着一种无比深厚的革命情意；不仅山路的跋涉象征着革命虽然艰难但却永不止步的精神，而且蔡千惠难以想象的终生献身与出卖革命的哥哥的反革命嘴脸相对比，激发出鲜明的爱憎，深扎在历史土壤中的蔡千惠大山般的形象像圣母一样既不可动摇，也不可侵犯。这篇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它是80年代台湾政治解禁后，政治题材小说空前活跃的产物。这篇作品标志着陈映真小说的思想和艺术达到的又一个高峰。

比起陈映真来，黄春明是较纯粹作家型的人物，他的政治理想和文学主张主要通过小说来展示。黄春明的创作成就与陈映真相匹敌。所不同的是他的小说具有更浓郁的台湾乡土色彩。讽刺手法的多样性的运用，使他的小说具有更犀利的批判锋芒。在《我爱玛莉》中，作家以漫画式的手法，活画出了崇洋媚外者大卫·陈(陈德顺)的丑恶嘴脸。他对洋人的狗是“爱狗如妻”，而对妻子却是“妻不如狗”。这一切都只不过是



为了讨得洋人的喜欢。作品所反映的在西化的背景下，台湾社会出现的这种新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黄春明的笔下，有着性质不同的讽刺，对待大卫·陈是致命击之，而对待《锣》中的憨钦仔，却是“怒其不争”的善意鞭策。憨钦仔是典型的现代阿Q的形象。作者选择了一个吸烟屁股的细节，来表现他流浪儿的形象，十分传神。他小心地吸那短得不能再短的烟蒂，像吻别一样。当容不下嘴唇时，他还捏着那最后一点点地方，吐出最后一团烟雾，觉得畅快死了。他明明失业了，打锣的饭碗被喇叭车夺去了，他却很不以为然地说：“碰巧我憨钦仔不想打锣，他捡去干罢了，干伊娘！”肚子饿了去偷人家的白薯，被小主人发现追来，他躲之不及，灵机一动把裤子脱下来装拉屎。少年追来时，他反守为攻，倒打一耙，骂那少年是想吃屎的。那少年目瞪口呆反觉理亏。憨钦仔顿时变被动为主动，反败为胜。真是阿Q再世。黄春明仿如鲁迅的真传弟子，不过，憨钦仔的精神胜利法与阿Q有着不同的时代内涵。《苹果的滋味》中，作者描写美军军官开汽车在台北横冲直撞，酿成车祸，将一台湾男人双腿撞断。被撞者获得一些物质赔偿，有些人不但不气愤，还认为受害人因祸得福，羡慕不已。这是对愚昧无知缺乏民族自尊者的讽刺。此外在《小琪的那顶帽子》、《小寡妇》、《莎哟娜拉，再见》、《儿子的大玩偶》等作品中，都有不同性质的、多触角的、十分丰富的讽刺内涵。在当代台湾作家中黄春明的讽刺艺术极少人



能与之比肩。黄春明通过多种题材的开掘和多种人物的刻画，使他的作品构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台湾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画图；在人物形象的描写和人物性格的刻画方面，很少有人能够企及。他笔下的各种人物，都栩栩如生。值得称道的是，黄春明在塑造人物时，有着鲜明的分寸感。不以人物的身份为爱憎，而以先进的思想为准绳。比如《溺死一只老猫》中，作者塑造了阿盛伯为代表的一群土生土长的老农的形象。黄春明以热爱乡土人物著名；以塑造乡土人物著称，但在《溺死一只老猫》中他对阿盛伯等老农却是鄙视和否定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代表的是保守落后思想；他们反对修建游泳池，盲目地反对现代文明。当游泳池建成之日，阿盛伯极端看不惯男男女女穿的泳衣，于是自己脱得赤条条地，对着男女青年说：“要脱嘛就干脆像我这样脱光。”他扑通一声跳进深水区，再也没有起来。接着，一边是阿盛伯的棺材经过，一边是游泳男女的欢笑声。这表现了现代先进代替保守落后的主题。据说黄春明还十分注意作品的社会效果，每当新作面世，他常常以不同方式收集读者反映。有时，他像皇帝微服私访一样，悄悄地到书店，听取读者对他作品的议论。他在一篇序中写道：“我要知道，我的作品经过读者之后，是被唾弃的，还是被欢迎的。也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是否被社会接受，然后让这成败的后果，回到我的心灵深处发生作用，希望化成新的作品出来。所以我自



然的会关心书的销路，我曾不断地逛书店，我会竖起耳朵，窃听别人如何谈我的小说。”

陈若曦在同代作家中虽然并不年长，但由于她的成熟稳重，多谋善断，却是一幅大姐姐的形象。在同代作家中，她的创作道路是十分独特的：土生土长的台湾姑娘，大学时期却成了以白先勇为首、成员多数为大陆去台青年的“现代文学社”的骨干人物；满可以拿到美国的洋学位，谋个大学教授安度一生，但她却于“文革”前夕回到大陆，“文革”灾难，使她受到伤害。她后来又离开大陆，漂泊海外。陈若曦是台湾的小说大家之一。她的作品不是一幅幅呈现单一色彩的素描，而是色彩斑斓的油画。由多种造形、多种颜色、多种技法构成。既有现代派的，也有乡土派的；既有写实的，也有超现实的；既有传统的，也有外来的。她的早期作品《辛庄》、《妇人桃花》和《最后夜戏》等，洋溢着台湾的乡土色彩，涌流着台湾农家的情感。她的《钦之舅舅》、《巴里的旅程》、《乔琪》等作品，都是实验现代派留下的脚印。离开大陆后创作的《尹县长》集子中的六篇小说，无疑是现实主义的写实之作。陈若曦的中短篇小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和艺术境界。但她的长篇小说，却更值得重视。在她的《归》、《突围》、《远见》、《二胡》、《纸婚》等长篇小说中，《突围》和《纸婚》的成就，更为突出。



前者有着非凡的艺术独创性。作者以整体性的象征手法和套层结构相穿插，构成一个放射性的、奇妙的、不断扩展的艺术世界。一是整体象征，即观念上人物命运的集体突围；二是小琴从“自闭”症中向外突围；三是第三者从不正当的情感中向外突围；四是男主角从现实的苦闷处境中向外突围。这一层套一层，又一层推开一层的突和围，围和突的开合关系中，蕴含着丰富的辨证法，潜藏着深深的人生哲理。后者《纸婚》，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姑娘在危机情况下的高贵品质。人，时时处于内外在矛盾的冲撞和碰击之中，陈若曦在沉稳多谋的性格中，有时内在情感又过于炽热。因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往往又遭遇困扰和苦闷。

施叔青是一位有台、美、港三栖经历的作家。她的创作题材和风格，明显地随着她栖息地的变化而变化。早期，台湾鹿港古镇的民风 and 社情与台湾西化初期的文化思潮相遭遇，孕育了施叔青《约伯的末裔》集子中那些古怪的作品。施叔青大学半业去了美国之后，开始描写人世的不幸和困扰，旅美女性华人的悲苦遭遇，成了她故事的中心。《常满姨的一天》中的常满姨、《回首，蓦然》中的范水秀、《“完美”的丈夫》中的李憐等，都是那移民世界特殊生活折磨下的特殊的牺牲品。笔者在《台湾小说发展史》中写道：此时的施叔青，才真正从幻想的空中回到了人间。施叔青定居香港后创作的《香港系列故事》，标志她创作的第三个



阶段，也是香港文学的重要收获。不过读者不能企图省心地期望作家从那生活画图中提供出现成的摆脱窒息的方法和出路。需要靠读者自己在阅读中展开思索，挖掘画图中的理性埋藏。

上述四位在资本主义世界生活和创作的小说家的作品，尤其是陈映真、黄春明的小说，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精品。他们对资本主义犀利的批判锋芒；对下层劳动群众的深厚同情和关怀等是值得称道的；他们那种始终坚持作家的创作理想和创作原则，始终坚持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用火去焚烧周围的荆棘，用澄清剂去澄清周围的混浊的精神，更加难能可贵。时事出版社以独特的眼光和胆识，把他们的作品推向市场，是值得敬佩的。

1996年3月14日

于北京西郊寒舍



走出细雨濛濛

她移眼窗外，斜斜的阳光见时已为细雨取代。一阵海风，雨点掠过路旁低矮的丁香花丛，扑向隔音玻璃，给人几许凉意。一部车子驶进了斜风细雨，却掠过餐馆而去。

睨了一眼手表，竟已坐候了一刻多钟。西雅图的春日阴晴不定，倒像她此刻的心情，忧郁、兴奋、焦灼……交替起伏，又层叠地夹缠在一起。

犹记来自台北时，也是飞进一片濛濛细雨，算算正是丁香绽蕾的日子。又碰到生命的转折时刻了，尽管忐忑不安，她已不像三年前那样，为了见他一面，冲动地买票登机。如今懂得和女友交换心事，也肯听取劝告。惠美说她成熟了，但瞻前顾后不就是中年的特征？她自己总有些惶惶然。

一周前接到哥哥电话以来，她一直在期待这个夜晚，偏偏他又迟到。说也奇怪，在台湾约会时，到处人满为患，常怕撞到熟人，他反而准时到了争分夺秒的地步。有一次，两人的汽车竟同时到达旅馆门口。也许是深知见面的一分一秒都是偷来的，才会爱得那么热烈，那么迫不及待。原以为美国是自由广阔的天地，谁知在课堂上照面还容易，约会却难。一个大学教授可以偶尔不回家吃顿晚饭，在外过夜却是禁忌。比起



台湾，美国的自由也有限度。

今夜自当例外。惠美不回家，把整个公寓让给她。除了清扫得窗明几净，她还上街买了花回来点缀。记得初次交谈时，他就说她不像一般的公关主任，更像个新潮艺术家。她因而刻意把寓所布置得素雅潇丽，以博他惊喜。两个多月没来看她了，即知她处于归去来的十字路口，两人的事要从长计议，他在时间上当有安排。

“你要给我时间。”初次幽会时，他便咬着她的耳垂，把心意吹入耳膜，直扣心扉，“给我时间去安排离婚的事”。

“我等你。”

她信任他，只是允诺时，怎么也没想到，一等竟是八年。

“不管去和留，你八年抗战要熬出头了！”惠美上班前给她打气：“难得一个摊牌的机会，可别一见面就亮出你老爸的底牌呀！”

真是惭愧，三十出头了，关键时刻还得依靠老爸作下台阶。

侍者过来添冰水时，他终于赶到，捧来一束沾了几滴春雨的红玫瑰。

“对不起，甜心，会议结束得晚，让你久等了。”

他用英语解释后大方地亲吻了她，这才献上玫瑰。

侍者在一旁微笑着。还以为他们是重温婚约的恩爱夫妻，接受了菜单后，竟建议两人来瓶酒“庆祝”。



“当然，我们要庆祝！”点了酒后，他告诉她：“我有好消息，可以补偿你的等候。”

见他双眸闪烁，喜形于色，她不禁怦然心动。惠美的预告响起耳际：八年抗战要熬出头了。她微笑着，耐心地等候侍者送酒来，等他品尝并点头认可。倒一杯在手时，她已难耐这世纪长的时候，喉头干痒欲裂了。

“什么好消息？”甫出口，她悔恨自己沉不住气。

“内幕消息，只能和你单独分享。”他倾身向前，凝神地注视着她，语调因兴奋而颤抖了，“我被提名当文学学院的院长——洛克教授刚找我谈过。你一定为我感到高兴，嗯？”

“文学院长……当然。”

她大失所望。只觉满嘴酸涩，吐不出一口生桃李。然而她强打起精神，笑脸相迎，自嘲多过掩饰。

“当然为你高兴……干杯！”

他仰脸一饮而尽。丰满又富有光泽的脸上随即绽出了笑容，从容且自信十足。

酒杯在她唇边踟躅良久，却无意沾舌。她索性举高了杯子，以隔绝他的笑容。然而它却透过玻璃和白葡萄酒，广大并游离荡漾开来。像反射自哈哈镜，这笑容也扭曲变形了，迥异往常。台北的博士多如过江之



鲫，惠美曾问她，怎么会爱上一个45岁的穷教授，还拖了两个孩子和一个不上班的妻子，她只有装聋作哑——能说为了一朵笑容，不惜飞越太平洋地追赶过来？犹记刚上台北念大学时，嘴馋想吃水田的泥鳅，让爸爸着人从乡下专程送来，惹得同学议论纷纷，说她任性。人总得忍受成长的代价。

可惜，当年在政大听他演讲时，一见便着迷的正是这笑容可掬的翩翩风度。

25岁。第一次向中年男子睁开了眼，便做了俘虏。并非只有台湾的女孩子不争气，许多美国女生也仰望着讲台上的他，双唇微张，目光发直，十足憨大呆。青春就是如此赤裸和单纯。每去一次课堂，无异重温一回25岁的痴梦，还得添加年岁的威胁和节节败退的利息。正是不堪折磨，她已一年没敢去课堂会他。

如今他要升院长了，事业扶摇直上，女生的头今后将仰得更高，离婚的可能只怕更低，自己还有什么牌可打呢？她颓丧地放下酒杯。投眼窗外，远方夜幕深垂。街灯下，雨脚更紧密了，一把把标枪也似地投向丁香花丛。那矮小不起眼的花穗，一旦沾饱了春雨，显得水灵丰满，迎着海风和灯光，益发精神抖擞。

“你在电话里怎么说的？”他警觉地转了话题，以拉回她的视线，



“哥哥要你赶快回台湾，是吗？”

“是。”

她不自觉地俯首敛眉，等待发落似地。

“你爸爸也到退休年纪了，公司改组也是时候。”他很客观地分析着她的家族企业，“现在王永庆要去大陆投资设厂，把一批中下游厂商也带去，恐怕也是大势所趋。他们不会派你去大陆吧？”

“不知道……也许等我回去才会决定。”

她抬眼正视对方，默默但坚定地传达了心意：我该怎么办？

两人都清楚，她的观光签证因长年逾期不归，已触犯移民法。一旦出境，除非他到台湾和她结婚，改办移民手续才能再进美国。关键还在他的婚姻。

“我们的事，是要好好谈一下。”

说着，他为她移开了酒杯，把她的右手夹心饼干也似地嵌进自己的两片掌中。她明白这种时候，他的情人身份便添加了慈父的说教意味。

“我当然舍不得你回去。这几年，你已成了我生活里仅有的寄托和安慰。我们虽然不常见面，但只要感觉你在这里，我便不觉孤独和寂寞。要知人生在世，知己难求……”

他专注的眼神，以及浑厚充沛的男中音，两者波浪般一阵阵冲击她五



官中最敏感的部位；传自掌握的一道道热流，更使她内心的堤防濒临溃决。爱情是种奉献，难以施用加减乘除的法则。惠美没爱过人，不懂得爱有不可理喻的一面。她心软了，决定透露爸爸昨晚来电话的事。公司除了考虑去大陆投资，也打算来美国买厂房，其中也有照顾女儿留恋不归的意思。她愿意的话，目前完全不必回去。办投资移民也易如反掌。

“我爸爸……”

“我为您着想，”他委婉但极有自信地一味说下去，“你还是回去的好。”

听到“回去”，她微启的双唇就此僵木，舌头也冻结了。

“我现在更不好离婚了。”他遗憾地摇了摇头。接着便轻声轻语求取对方的同情：“实在是，她目前也不会同意——迫紧了”，你知道，就怕她寻短见。”

她知道，也不知道。她和他的妻子从来不曾交谈过，所有离婚的事，全由他一个人承担。出于爱和信任，八年来她从不忍给他增添麻烦，只是耐心地等候他的安排。

“我以后回台湾的机会更多，见面也更容易——你说，是不是？”

他一边行注目礼，一边拿手指在她的手心挠抓着，丰满的唇角翘起暧昧的微笑，眼波更是翻江倒浪。一刹那间，她的思绪随着他飞向老家，